

论本雅明的城市空间批评

刘 白 蔡 熙

内容提要: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将巴黎当作 19 世纪的首都所展开的城市现代性批判,开辟了研究城市现代性的新途径。他对 19 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的闲逛者、拾垃圾者、妓女、人群等现代性主体的深刻洞见以及对“豪斯曼风格”功能主义城市观的批判,不仅表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社会的高度伦理责任感,而且对于我国当下的城市化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瓦尔特·本雅明 城市空间 现代性批判

作者简介:刘白,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蔡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贵州文化研究。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2B046)与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3YBA399)的阶段性成果,受湖南科技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创新团队资助。

Title: Approaching Walter Benjamin's Views of Urban Space

ABSTRACT: By writing about urban space, German critic Walter Benjamin provides a uniqu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of urban modernity. Benjamin singles out the flâneur, the ragpicker, the prostitute and the crowd in Paris as representative modern subjects. His excavation of the overlooked aspects of modern urban life, along with his criticism of Haussmann's dehumanizing reconstruction of Paris, reflects the intellectual foresight of a socially and historically responsible writer in the face of speeding urban modernization. To some extent, Benjamin's thought on urban space also sheds light on issues of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Walter Benjamin, urban space, critique of modernity

Authors: Liu Bai <liubai_xt@sina.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China (411201),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Cai Xi <cixee@126.com> is a researcher at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uizhou culture.

发端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空间转向被视为当代知识与政治发展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英国地理学研究专家迈克·克朗 (Mike Crange) 在其主编的《思考空间》 (*Thinking Space*, 2000) 中将当代主要空间理论家的观点概括为语言空间,自我与他者的空间,转喻空间与焦虑空间,经验空间与写作空间 (3—4)。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则通过摆脱机械时间,突入经验、回忆和对未来的想象,使时间空间化。非连续性的历史观和把时间空间化的倾向使本雅明热衷于用独特的辩证意象在城市空间展开他的现代性批判。其代表作《拱廊街计划》摒弃了 19 世纪以时间为主线的再现形式,而代之以寓言式的空间批评,通过巴黎拱廊街这样一个微型宇宙来研究现代化大都市景观。从 20 年代末开始,本雅明便开始用城市来表达他对现代性的思考。城市空间批评几乎纵贯本雅明一生的学术研究,在其整个思想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也是我们洞悉其主要思想的一把钥匙。他的城市空间批评不仅极具原创性,而且影响深远。当代法国批评家德塞都的散步政治、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均深受本雅明的影响。本文拟从城市现代性的主体与城市光韵的消失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本雅明城市空间批评的当代意义。

一、边缘人物:城市现代性的主体

作为文化批评家,本雅明致力于对城市现代性的批判。他以诸多辩证意象来洞悉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以 19 世纪的法国巴黎来反思现代性前史,开辟了研究城市现代性的新路径。本雅明将城市看作现代性的关键样品,将现代性界定为“由来已久的存在背景中的新奇”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1010)。在某种程度上,他将现代性认同为经验的不连续性,由此可见,他接受了波德莱尔将现代性衰竭看作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观念。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以 19 世纪的巴黎拱廊街为立足点,聚焦于收藏者、拾垃圾者、闲逛者等的波德莱尔作品则为本雅明提供了“现代性的壁画”。

在《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称巴黎为“法国首都的女神”,而表达资本主义梦幻世界入口的拱廊街则是“女神的女神”。在他看来,拱廊街是巴黎的象征,它“以最精练的方式表达了巴黎的本质”(《启迪》31)。因此,本雅明将巴黎城构想成一个迷宫,将拱廊街构想成囊括了“梦中人群”经过“原始消费景地”的迷宫。以拱廊街为家园的拾垃圾者、闲逛者、浪荡子、赌徒、妓女、同性恋者、流氓、职业密谋家、纨绔子弟、人群等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社会的边缘人物,而在本雅明那里则是城市现代性的主体。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谈到女同性恋者时肯定地说:“女同性恋者是现代主义的英雄。在她们身上,波德莱尔的爱欲理想——显出强壮与男子气的女人——与他的历史理想,即有关古代世界的伟大观念结合在一起了”(91—92)。而纨绔主义是“堕落时代英雄主义的最后闪光”(98)。限于篇幅,下面拟就闲逛者、

拾垃圾者、妓女、人群几种现代性主体展开探讨。

1、闲逛者(fâneur)^①是本雅明一系列著述里的核心人物。这一意象最早出自波德莱尔的作品,意指在生活艺术中漫不经心之人,包含散漫、闲荡、慵懒等意蕴。本雅明则是最早将闲逛者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来进行城市空间现代性研究的文化批评家。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他指出:“(闲逛者)依然还站在大城市和资产阶级队伍的门槛上。二者都还没有真正愿意进入,二者也都还不能让他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180)。闲逛者以城市为家园,他们熟悉迷宫般的城市生活经验,迈着龟步,穿梭在拱廊街的人群之中。他们虽然置身人群,但又与挤在一起的人流保持着距离,追求漫步人群中所遭际新奇事物的刺激。因其擅长捕捉稍纵即逝的事物,故常常扮演着侦探的角色,专事打探他人的秘密。

在波德莱尔的眼中,闲逛者是站在现代城市风景线之上的英雄;在本雅明的作品中,闲逛者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主体。在《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指出,“三明治人是闲逛者的最后化身”(565),“真正有工薪的闲逛者就是三明治人”(967)。本雅明充分意识到了闲逛者的转型,他将大众消费视为闲逛者转型的根本原因。“百货商店也利用闲逛者来销售货物,它是对休闲逛街者的最后打击”(180)。闲逛者随着大众消费主义、大众本身成为商品和消费者而转型,闲逛者最终被遗弃并淹没于大众之中,这说明他已经屈服于商品世界,或者成为商品本身。闲逛者从清醒的城市观察者到成为商品的转型,这一辩证意象为人们阅读和分析城市文本,探讨城市空间和审美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刘白 127—28)。

2、拾垃圾者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使得废弃物具有某种价值而出现的一个独特群体。街道是拾垃圾者的固定活动场所,他们在城市居民酣睡时,拎着垃圾袋,孤寂地在大街上闲逛,拣拾历史的垃圾。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多多少少模糊地反抗社会,面对飘忽不定的未来,在适当的时候能与那些撼动社会根基的人发生共鸣。波德莱尔在《拾垃圾者的酒》一诗中,将拾垃圾者等同于诗人,二者姿态相似,步履一致。本雅明将波德莱尔也称之为拾垃圾者,认为他的作品常常堆集着偶然的、瞬间的意象和碎片。本雅明认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能从拾垃圾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巴黎,19世纪的首都》71)。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雅明自己也是精神领域内的拾垃圾者,他的研究热衷于搜集“历史垃圾”。

拾垃圾者是城市精神的守护者,是城市历史的编撰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是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新角色,也是本雅明具有特色的历史研究对象。拾垃圾者意味着将物品从实用性的单调乏味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既是对物的拯救,同时也是对人的拯救。拾垃圾者返回到过去,返回到记忆,从历史遗产中清理出精神的碎片,并将这些碎片从垃圾中拯救出来,细心呵护,为资本主义的孤魂野鬼找到精神的家园。

3、在本雅明作品中,妓女也是城市现代性不可或缺的意象。他用妓女勾勒了作为现代艺术家的现代观念。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还是《拱廊街计划》,对于妓女这一现代性主体都用笔甚多。他以波德莱尔《黄昏》里的一句诗“卖淫在各条街巷里大显身手”来阐明正是大众才使卖淫在城市里普遍流行;而在引用波德莱尔的《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指出,使城市人着迷的东西并不是来自第一瞥的爱,相反是在最后一瞥中产生的爱。这种因再不会重逢的别离而产生的爱实则揭示了大都市生活使爱变得无能。本雅明指出,“卖淫中货币具有辩证功能,它表达欲望并同时表达羞愧……当然,妓女的爱情是可以买卖的。但她的羞愧不可以买卖。她为15分钟搜寻一个隐藏的地方,然后发现最为室人的东西存在于金钱里”(641)。本雅明认为只有妓女形象才接近诗人波德莱尔的本质。在妓女身上,商品成了富

有诗意的东西。社会的商品都在贬值,而妓女比其他社会主体贬值得更猛烈。“妓女不仅是商品,她还作为商品自我策划。她不是通过大量的表演,而是通过化妆品成了批量生产……在她身上,作为商品的典范在自我叫卖。为了获得人性的商品,她牺牲了自己的商品形象”(蒂森 336—37)。本雅明通过对妓女文化面貌的揭示展现其悲哀的方面,从而达到对现代性的批判。

4、在“现代精神的思想者”(蒂森 339)本雅明那里,人群既是闲逛者和妓女的背景,也是他们的避难所。闲逛者穿过拱廊街的迷宫世界,穿过城市的最新“迷宫”——人群(大众),寻找一条道路。对人群的描写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和爱伦·坡,但是注意到人群(大众)是 19 世纪作家最为关注的客体并赋予它以现代性文化内涵的则是本雅明。1938 年,本雅明向霍克海默概述《拱廊街计划》的内容时指出:“在巴黎的变调曲中,人群以决定性的姿态闯入。人群是一层面纱,透过这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闲逛者招手。在这个幽灵的召唤中,城市时而变成一道景观,里面变成了房屋。二者都走进了百货商店的建筑物中,而百货商店也利用闲逛者来销售货物,它们是对闲逛者的最后打击”(180)。在本雅明看来,人群代表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势力,他们并不为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而生,而仅仅指街道上的行人,无目的的过往的大众。本雅明所关注的是现代艺术家、作家如何描述人群,如何与之发生关系。他通过对爱伦·坡与波德莱尔笔下人群的分析,认为走进人群犹如走进一个梦幻般的迷宫世界,人群虽然短暂易逝,但现代生活的艺术家们仍然竭力从它身上发现永恒的美,他们体现了真正美学上的现代性,再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种种悖论:拥挤中的孤独,瞬间中的永恒。

二、城市拆迁:光韵消失的原因

在本雅明看来,“建筑是隐而不见的‘神话学’的最重要痕迹。19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是拱廊……”(The Arcades Project 1002)。随着汽灯照明以及钢铁在建筑中的运用,19 世纪中期的巴黎建起了拱廊街。“拱廊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用玻璃做顶,地面铺的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过道通向整个一大批建筑群。……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个小型世界”(《抒情诗人》3)。拱廊街不仅是表征现代性的迷宫和展品,而且也是收藏者、拾垃圾者、闲逛者、妓女、人群等现代性主体的天堂。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警察局长豪斯曼在 1859 年重建巴黎城,拆毁了矗立在巴黎中心的拱廊街。豪斯曼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内战,为此他拓宽街道的宽度,修建林荫大道,使之无法设置街垒。在马克思看来,街垒是密谋者的固定活动场所,它历来具有革命的意义。然而,豪斯曼的拆毁措施事与愿违,拓宽的林荫道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到来,巴黎公社重新建立了街垒。“街垒在公社里被重新建起来了,而且比以往更牢固、更安全。它横贯林荫大道,常常有一层楼之高,遮盖着后面的堑壕”(《抒情诗人》186)。

为了方便群众的生活,重建巴黎城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当时的情况,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cam)写道:“1848 年以后,巴黎变得不适于人居了,铁路网的不断扩建……促进了交通,加快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人们蜷缩在狭窄、肮脏、弯来弯去的破旧小巷里,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243)。但是对于豪斯曼推行的拆迁征地举措,本雅明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指出:“他(指豪斯曼——笔者注)用可以想见的最简单的手段——铁锹、锄头、撬棍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这些简陋的工具真是造成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那些工具刀得到了多么快的改进,以至于可以用它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抒情诗人》86)。在本雅明看来,技术越发展,工具越先进,对城市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其实,与豪斯曼同时代的恩

格斯同样深刻地洞悉了资产阶级处理房屋问题的方法,他指出:

把工人街区,特别是大城市中心的街区分割开来的那种普遍实行的方法,不论它是为了公共卫生、美化,还是为了在市中心建立大商场或是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尽管起因不同,但结果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被拆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的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在紧邻的地方出现。(qtd. in *The Arcades Project* 206)

豪斯曼以铁锹、锄头、撬棍拆毁拱廊街,将巴黎修建成林荫大道,这让一向对艺术持怀旧情结的本雅明痛惜于心。在本雅明看来,集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与艺术中心于一体的巴黎拱廊街闪烁着鬼魅般的光韵(aura)^②,它们是波西米亚人的家园,闲逛者的居所,大众的避难地,下层人物发泄怨愤、进行议论的场所。“光韵”是本雅明的核心美学范畴,它最初来自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er),但本雅明抛弃了舒勒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将它转化为一个具有历史维度的美学概念。本雅明最早使用光韵概念是在1931年所写的《摄影小史》中:

什么是光韵?它是一种空间与时间交织的在场,是无论离客体有多近的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你一边眺望地平线上连绵的群山,或凝视在你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直到此一瞬间或时刻也变成这种显现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那群山和树枝的光韵开始呼吸。(*One-Way Street* 250)

本雅明以自然物的光韵来暗示艺术作品的光韵,指出了光韵的时空距离感、此时此地性和独一无二性。在本雅明看来,矗立在巴黎中心的拱廊街是城市的迷宫,是19世纪梦幻世界的入口,它与通向觉醒世界的门槛相连,可以说,拱廊街本身具有膜拜价值的光韵,它具有传统艺术的独一无二性、本真性和不可重复性。光韵无法摹仿,它意味着对艺术永恒价值的追求。拱廊街被拆毁之后,闲逛者走上了宽阔的大街,商品博览中心迁往他处。

独一无二的“光韵”对象与使之神圣化的传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暗中破坏“光韵”与在大众之中创造真实性的欲望是同时进行的。拱廊街的拆毁,断绝了与古典时期的联系,导致光韵的消失。豪斯曼有自知之明,自称为“洗涤艺术的人”。本雅明认为,豪斯曼拆毁拱廊街不仅改变了街道本身,也改变了大众的内在性。他指出,豪斯曼“使巴黎人从他们的城市中异化出来,人们在城市里不再有家的感觉。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大城市不人道的一面”(*The Arcades Project* 185)。从此,都市成了一个异化的、非人格化的场所。

豪斯曼拆毁拱廊街并修建林荫大道形成了有序化的、旨在使城市形式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豪斯曼风格”。有序化的豪斯曼风格成为20世纪城市规划的功能主义源泉之一,对后来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雅明早就指出,“豪斯曼的城市是按透视方式一眼望去的长长市街。这与19世纪不断出现的用艺术性追求将不可避免的技术加以神圣化的趋势相吻合。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精神统治机构就应在这样的市街布局中找到它们的圣地。这样的市街系统投入使用前被油布遮盖了起来,然后像纪念碑那样举行揭幕仪式”(*The Arcades Project* 184—85)。显然,体现工具主义和技术统治论模式的有序化的豪斯曼风格为迎合政治利益破坏了经典建筑的光韵,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扫荡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驱逐了人文知识分子

的精神家园。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伴随城市化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城市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城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门显学,本雅明的城市空间批评思想无疑对我国当前城市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现代性批判的主体构成了本雅明城市美学的基点。现代大都市是一个体验现代性的变动方式和多元性的关键场所。五湖四海的人、纷纭繁多的人生观在这里交汇共存。闲逛者、拾垃圾者、妓女和人群等现代精神的主体都具有浓郁的城市气息。

闲逛让我们熟悉了迷宫般的城市生活经验。闲逛者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其场景是各种通道、地铁出口、人山人海的广场、喧嚣的火车站和现代都市的公共建筑。体验迷宫般的都市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看的艺术”。城市闲逛者提供了诗性图像、摄影、电影、绘画、报道、随笔等。这些文化产品为某一瞬间稍纵即逝的生活经历和都市生活世界所特有的持续性经验之间的裂缝搭建了桥梁。“闲逛者”已成为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文化符号。德国文化批评家海因茨·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指出,“闲逛是一种本真性的都市行走方式和文化活动,从哲学上讲,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于后形而上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图像、随笔、报道和电影中言说自身。我们可以把闲逛指定为文化的主体性原则”(92)。

本雅明对闲逛者、妓女、人群等现代性主体的兴趣,主要不是把他们阐释为存在于城市空间的实际社会类型,而是作为文化理论的具有批判潜质的社会类型,用本雅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辩证意象”,这一点在“妓女”意象上表现得尤其鲜明。“妓女注定是艺术。作为现代人的艺术家在其英雄化的自我阐释中注定要卖淫”(蒂森 337)。在波德莱尔时代,艺术的光韵消失了,知识分子沉沦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诗的王国从内部崩坍了,文人成为社会可笑的装饰。他们只有在街头展开与社会的联系网络,这种联系“就好像妓女离不开乔装打扮的技巧”(《抒情诗人》23)。波德莱尔认清了自己作为文人的被弃者地位,自贬为钱而活的妓女。通过妓女意象,本雅明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像闲逛者一样进入市场,其实是想找一个买主。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他们脱离了公共领域,成为生产工具。

2、自诩为“洗涤艺术之人”的豪斯曼拆毁拱廊街修建林荫大道,试图阻止建立街垒,却加速了六月革命的爆发,巴黎公社重建的街垒更加牢固。本雅明对豪斯曼的功能主义城市观的批判对于我们当今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的拆迁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当今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不仅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荡然无存,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创造出风格一致的建筑物、高层公寓大楼、购物中心和标准化的平面图。所有的城市中心都被玻璃和钢筋水泥建造的相似的建筑物占领了。现代建筑造就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文化。事实上,一个城市应当理性地意识到它的区域位置、审美意境、文化特色以及符合人们尺度的精神关怀。城市规划不应盲从工业主义和 GDP 的要求。

本雅明以巴黎为语境来研究城市生活,将巴黎当作 19 世纪的首都所展开的城市现代性批判,成为当代城市思想之根,影响深远。不少后来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都将自己的著作定位于巴黎,如拉康、德勒兹、列斐伏尔、德塞都、鲍德里亚等。“如果现代性指的是思想的都市化,那么它通常暗示了一种特殊的城市经验,巴黎可以说是城市生活都市化和现代性的转喻。由于社会理论的都市化,城市空间的范围已经扩大,如一些理论家将巴黎作为现代性的转喻,将洛

杉矶作为后现代的转喻”(Crang 13)。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雅明不仅仅是美学家、文化批评家,他更以对工业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和最早的革命家之一。

注解【Notes】

- ① “flâneur”是一个法语词,学界对该词有多种译法,如译为“游荡者”、“漫步者”、“浪荡子”、“流浪汉”、“游手好闲者”、“闲逛者”等。本文采用“闲逛者”一译。
- ② “aura”也有多种译法,如“光晕”、“灵韵”、“光韵”等,本文采用“光韵”一译。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enjamin, Walter.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Wang Caiy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5.
-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 *Illumination*. Ed. Hannah Arendt.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08.
-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 .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John Osborne. Manchester: Verso, 1977.
- .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Liu Beic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6.
-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Belknap P of Harvard U, 1999.
- Crang, Mike and Nigel Thrift, ed. *Thinking 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 Ducam, Maxime. *Paris: Organ, Function and Life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Paris: Paris Press, 1886.
- [马克西姆·迪康:《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器官、功能和生命》,巴黎:巴黎出版社,1886年。]
- Liu, Bai. "On Benjamin's Urban Aesthetics."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2012): 125-28.
- [刘白:《本雅明城市美学探赜》,《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25-28页。]
- Paetzold, Heinz. *Symbol, Culture, City: Five Questions of Culture Criticism Philosophy*. Trans. Deng Wenhua. Chengdu: Sichuan Press Group, 2008.
- [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8年。]
- Thyssen, Rudy. "The Modern Spiri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Criticism of Walter Benjamin: Modernity, Allegory and the Seeds of Language*. Ed. Guo Jun and Cao Leiyu.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鲁迪·蒂森:《资本主义现代精神批判》,载郭军、曹雷雨主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Williams, Raymond. *Politics of Modernism, Opposition to the New Anglican*. Trans. Yan Ji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责任编辑:白雪花)